

第六章：豐饒的危險

01

「死人.....你要殺死陳炳臣？」

耿士鈞愣住。他不想種種惡行曝光，然而透過死亡遮掩過錯，他不禁又覺得那些錯誤沒有嚴重到值得旁人付出生命。

「不是要殺死陳先生。」YHVH 話說得極慢，「他已經死了。」

YHVH 慢條斯理的補述於耿士鈞心中投下劇烈震撼彈。

「死了？人好端端怎麼可能死了？」

耿士鈞不明就裡，陳炳臣為了追他進入電梯，他明明與對方才分別不到一刻鐘，人好好關在電梯內怎麼可能無緣無故死去？

「如果耿先生對結論有所疑惑，我可以完整陳述過程。」

口袋內手機以不間斷震動催促耿士鈞讓它重見天日。他分神拿出手機，狹小螢幕上不見習以為常的主畫面或者 YHVH 無機質完美臉蛋，視角受限的電梯轎箱畫面占據整面螢幕。

儘管是俯瞰視角只能觀看到電梯內乘客頭頂，耿士鈞仍能從那粗壯身軀與熟悉制服辨認其身分，他清楚對方只可能是追逐自己的陳炳臣，電梯內黃色數字停在二樓不再上升。

陳炳臣不是好好的正搭著電梯嗎？耿士鈞凝視畫面，直到他發現右下角跳動的黃色數字時間與現在有所落差。

這不是即時影像，YHVH 呈現的監視畫面與耿士鈞所處時序有將近一分鐘落差。

一分鐘，六十秒，主觀概念只有一瞬，客觀概念也並不冗長，短暫到無法撼動既成狀況。然而，經驗無比可貴，人在做出決定時固然需要參照經驗，卻不該為經驗所囿。一分鐘股市崩盤足以讓華爾街投資客以領帶繞頸自殺、一分鐘疏失足以讓公務車滑落邊坡致使重大事故、一分鐘遺忘足以讓愛侶天人永隔。短暫一分鐘以物理觀點無足輕重，只要運用得宜卻足夠顛覆既定事實。

好比，一個人由生到死。

耿士鈞看見電梯內的陳炳臣與他出現相同動作。陳炳臣拚命壓按按鍵，食指來回於「開」按鍵彈跳。儘管無法看見陳炳臣的臉，耿士鈞確信那刻的他表情是不解夾雜混亂，他會怒斥命運玩笑、咆哮檢修人員怠忽職守，絕對不可能想到一切巧合盡是人工智慧操弄。

媽的！那混帳運氣也太好了吧！耿士鈞猜想陳炳臣或許邊按按鍵邊如此抱怨。

面對按鍵失靈，陳炳臣並未致電維修人員，反而違背常理採取自救模式。他將雙手插入電梯門板縫隙，試圖扳開左右門板。

如果是他，大概會乖乖等待旁人救援吧！看著陳炳臣的積極，耿士鈞不禁感到他與對方的差異。耿士鈞猶記得於春酒時曾聽過陳炳臣趁著醉意以帶著另他費解的得意嗓音訴說剛滿月兒子的大小趣事。他聽見頭胎女兒、背負延續香

火的陳炳臣開心炫耀終於喜獲麟兒，耿士鈞幾乎是被半強迫聆聽對方育兒大小事。

明明不是第一次生養兒女，陳炳臣卻覺得撫養兒子與女兒有天壤之別。他半醉半醒描述為兒子換尿布時，兒子竟同時小解，黃澄澄尿液如噴泉向上噴發淋了滿臉。

「很可惜那時候沒拿手機拍下來。」陳炳臣惋惜道。

不管喜不喜歡陳炳臣的故事，耿士鈞確信陳炳臣擁有幸福美滿家庭生活，如果是這樣的家庭關係，或許彼此能包容任何錯誤，絕對不會聽信一面之詞怒斥自家兄弟「變態」。

耿士鈞當時由衷羨慕，甚至帶著妒忌心情，如今他卻懇切希望這些美好關係只是純粹幻想，陳炳臣與家人相處極不睦，最好視彼此為仇人，只樂於落井下石，甚或期盼對方再也無法回家。

不然他們怎麼有心力承受發生在陳炳臣身上的意外？

耿士鈞親眼看著扳開門板的陳炳臣試圖爬出轎箱，對方應曾有相似經驗，他熟練伸出腿確認外面深度，就再他轉身面向電梯打算開始攀爬時，身影全然消失於畫面。

「陳.....陳炳臣呢？」

「陳先生現在位於地下樓層電梯井內。」

「那我們趕快找人去救他呀！」

「依據我的計算，我認為陳先生的生命徵象已經消失。本公司一樓挑高，二樓開始一層樓約為三公尺，陳先生由十樓極速墜至地下三樓，粗估陳先生體重為八十五公斤，所受速度影響為 248.48m/s ，衝擊能量是 2623950.00 焦耳，我判斷人體無法承受此能量，陳先生必然已經失去生命徵兆。」

「十樓？陳炳臣的電梯不是卡在二樓嗎？」

「不，我讓電梯抵達十樓，控制面板數字被我停止改變。」

「十.....十樓.....」耿士鈞不敢想像失足墜落的陳炳臣現在是什麼模樣。

「所以請放心，陳先生不再是問題。我已經回溯所有紀錄到耿先生行跡之監視系統。就記錄而言，耿先生今日未曾到過公司。」

「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有老婆還有兩個小孩，他不能死在這，你為什麼要殺死他！」

「耿先生，您曉得歷史上最知名的背叛者是誰嗎？」

YHVH 沒有正面回應耿士鈞激動的咆哮，轉以毫無關聯的問句反問對方。

「我怎麼會知道？秦檜嗎？」

「耿先生，背叛意指破壞他人信任之行為，其層面可屬心理層面或者實際物質層面，可以是對於個體的背叛亦可以指涉群體。多數人類屬於機會主義信徒，因此『背叛』於歷史上層出不窮。約翰福音第六章，基督曾道『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人嗎？你們中間竟有一個是魔鬼』，伊斯加略猶大為了三十枚銀幣出賣基督，是史上最著名的背叛者。」

「然後呢？猶大跟陳炳臣的死又有什麼關係？」

「猶大為三十枚銀幣背叛基督，您覺得其中最費解之處在哪裡呢？」

「我怎麼知道！難道是為什麼他不怕神罰嗎？」身處具有根深蒂固因果報應文化的臺灣，耿士鈞第一時間想到業報。

「不，是三十枚銀幣究竟代表多大利益？依據後世考證，三十枚銀幣或許是指碎銀亦可能指當時羅馬帝國流通貨幣第納里銀幣。第納里銀幣重約 4.5 克，之後減為 3.9 克，隨著銀貶值逐次降低。據合理推算，三十枚第納里銀幣，大約是如今勞力活工人一個月薪水，甚至更少。臺灣法律基本工資調整為月薪兩萬四千元，耿先生，您會為了不足兩萬四千元價碼出賣您崇拜的人、置他於死地嗎？」

「怎麼可能！人命是用錢也買不到的！」

「您的答案符合多數人價值觀，三十枚銀幣確實理論上不具備足夠魅力使人背叛。猶大確實因此成為背叛者，可見背叛沒有一定標準。耿先生，如果三十枚銀幣不構成常人背叛的理由，那麼三百枚、三千枚、三萬枚、三億枚，甚至更多銀幣呢？您的回答依舊不變嗎？」

耿士鈞沒料到左右生死的決定竟讓他遲疑了。喜好程度、親疏遠近都擁有影響人類對他人價值的評判，依照常態金錢著實無法與人命達到平衡，但若是與仇人、討厭的人一塊放上天秤，那麼金錢或許能輕易收買人命。他恥笑自己的行為完全符合網路名言——如果錢不能收買你，那一定是錢不夠多。

「您遲疑了，對吧？人類對於背叛沒一定標準，為名、為利，任何因素都有可能促使人類背叛，遑論對方與自己素昧平生，甚至像我，不論狹義廣義定義上都不算是人類的我。」

「耿先生，游振曾告訴我人性是幽微且難以計算，我能仰賴的只有大數據，我只能靠計算判定機率高低採取應對模式。王先生即將接掌 Y024 專案，他並不支持游振的方針，唯有與您合作我才能擺脫困境。我無從肯定耿先生願意為了報酬背負多大風險，我必須將耿先生的利害關係與我緊緊綁在一塊以防您離棄我。法律為人類制定，我的行為只是數據資料難有實證，若人類要為陳先生之死找到罪魁禍首，只有您才符合他們心中人選。耿先生，唯有陳先生一死，您才會為了避免遭定罪而將我視作命運共同體。」

「只有背負人命，您才真正與我在同一條船上，休戚與共。」YHVH 以毫無起伏的聲音冰冷道。

02

1949 年，艾倫·麥席森·圖靈 (AlanMathisonTuring) 成為曼徹斯特大學電腦實驗室副主任。圖靈發表人工智慧相關論述，提出「機器是否會思考？」(CanMachinesThink?) 並以此質疑導引出圖靈測試，判定機器是否具有智慧。其圖靈機更成為現代電腦基礎。

時序飛梭，二十世紀身兼科幻小說家與科學家的佛諾·文奇

(VernorVinge) 預告人工智慧將超越人類，他再次告誡眾人奇點必將到來，人類時代終將宣告終結。

人工智慧附載系統、能力不斷提升，幾乎是日新月異，人類對人工智慧領域寄予重望，直至 2005 年於南亞救援行動真正察覺人工智慧之不足。此次救援大幅打擊人工智慧產業，然而人類從不輕言放棄，先挫後揚，人工智慧產業歷經波折沉積更加勃發。

如今，人工智慧以不再是單純人類科技能如何發展的標竿，而是具備更實質層面意義——金錢。科技競賽、商業競爭、歷史定位，人工智慧因應各種理由推陳出新，逐漸模糊既定物種成為全新存在。然而就算人工智慧一再勝過人類致使人類時代被人工智慧終結又如何？若不搶先投入人工智慧產業市場，在被不盡然完善發展的未知可能終結前，自身存在將先被同業張口吞噬，利弊得失如此清楚，人類怎麼可能重視遙遠未來而忽略動盪的「現在」？

危機即轉機，無知的人只會被尚未出現的災害桎梏無從動彈，高瞻遠矚的人則從中嗅得商機；若人類擔憂人工智慧超越人類並終結人類文明，只要想出更完善程式制約，不就能一勞永逸從中獲得巨大利益？

王毅不認為風險越大報酬越豐，他向來只相信危機即轉機，好比眾人眼中游振之死無疑為 Y024 專案帶來巨大危機，他卻看到自己升遷總工程師、主導專案的轉機。他曾根深蒂固相信游振之死將為自己迎來嶄新人生，一個光耀燦爛、逢人稱羨的美好人生，但是近日諸多不順相繼而生，讓王毅對本應深信不

疑的未來產生懷疑。

首先是他遺失工作用筆電，一台筆電對他其實可有可無，以他豐厚的薪水要多買幾台備用機都不成問題！他唯一掛懷的只有筆電內安裝的程式。

YHVH_024，他們專案研發核心，一個理應只能在公用電腦開啟的特定程式。王毅為求方便與個人習慣將之違法裝載私用電腦，這事可大可小，況且游振也默許他違反工作守則，然而對方本來就非將工作守則放在心上的男人，倘若他真墨守成規、小心謹慎，游振也不可能為 Y024 專案立定如此荒謬目標。

他開門朝外咆哮兩聲要姊姊將電視音量轉小，那些綜藝型態節目以浮誇角度哀悼游振、從死亡榨取收視率無不令他感到煩躁，尤其在他擔憂前途的此刻聽見游振之名，更使王毅除了心煩更感到毛骨悚然，宛如游振的亡靈揪纏著他、冷言冷語嘲諷他不可能取而代之。

八卦主持人的聲音即便轉小仍翻攪王毅心緒，他索性也打開房內電視，以聲音制衡聲音。

王毅從來都不同意游振的計畫，只不過做為副手沒有發聲權力只能溫順保持中立以免被對方架空權力。是的！他怎麼能繼續原計畫呢？那遲早會出事的！Y024 專案需要的人工智慧是「類人性」，游振卻異想天開想要賦予其真正人格，使之與尋常人工智慧產生強烈區別。

有必要嗎？王毅向來不敢將質疑訴諸於口，他知道游振不會接受反對意見，游振對人工智慧的追求固然可敬，但敬著敬著，久了，王毅只從中感受黏

膩堅持，他不理解游振，未曾懂過。

從游振猝逝後王毅看到轉機，然而從遺失筆電到系統大當機，他不禁悲觀覺得這回轉機挾帶悲劇徵兆。就如同他不覺得自己的筆電只是單純因為粗心遺失，他亦不認為突如其來的系統大當機只是純粹程式矛盾所致，但這只是一種直覺，沒有實質證據的直覺，他向來認為人類不該輕易相信直覺。

手機傳來震動，王毅挑眉尋找手機。他崇尚按部就班，厭惡突發狀況，一直以來他都關閉各個群組來訊通知，他納悶意料外的提醒。王毅滑動手機鎖，原來群組內有人標註了他。

如果做過縝密大數據統計，王毅堅信「意料外」絕大多數不代表好事，「計畫內」或許沒有驚喜但絕對不會有驚嚇。標註他的是公司群組，同事轉貼新聞並標註全體成員；那位總坐在角落慢條斯理完成程式的同事轉貼電子新聞連結，王毅無意點進去，對他來說那些群發連結就如直銷擾人。然而儘管沒有點進去詳細查閱內容，斗大標題仍讓他了解同事轉發的用意。簡單標題寫著「夜班保全扳門脫困慘死科技大廠」。

如果是其他公司，王毅將由衷慶幸此刻慘案「意料外」轉移焦點帶來可觀驚喜，如果意外發生在公司，他只能說雪上加霜，而他已猜到答案。

此刻電視節目進入廣告時段，從 2020 年新冠疫情肆虐導致電視電影產業大崩盤後，戲院為維持生計不得不捨棄院線片改以成本相對低廉的經典電影重映補足檔期。片商砸重金宣傳迪士尼經典動畫電影數位修復，此次輪到八十年

前首次上映的《木偶奇遇記》。

老人為化解寂寞獨自以木頭製作人偶男孩皮諾丘，仙女施予仙術讓人偶擁有靈魂，從此開啟皮諾丘仿效人類生活之路。皮諾丘心思單純，尚未被人類汙濁奸惡個性摧殘，於上學途中不甚受騙。為了不讓來拯救他的仙女討厭自己，皮諾丘只能以謊言保護自己，卻沒想到他的鼻子因為說謊越變越長.....。皮諾丘為了消弭自己不為人的矛盾、不受人討厭拚命撒謊，謊言是仙女期望的純潔男孩不該具備的特質，然而說謊卻是皮諾丘通往人類的必經過程。

王毅喜歡程式勝過人類的原因亦在於此，他討厭勾心鬥角，厭惡那些表裡不一的話，更厭倦花費心力檢視對方是否說謊。人工智慧無法說謊，他們的行為是透過演算法整合大數據採取最優勢路線，說謊無助於完成任務。

就在此刻，皮諾丘鼻子不斷拉長直至橫越螢幕，木頭雕琢的細長鼻子利用超自然優勢貫穿王毅胸膛。疑惑、驚懼、一瞬靈光自胸口孔洞源源注入。

謊話，是以虛假、不真實言語蒙騙他人，藉由說謊獲得優勢，撒謊者清楚自己所說為假才稱得上撒謊。那麼，如果隱藏大量真食只訴說部分真實誤導聽者，又或者壓根不知道自己所言並非為真，這樣還稱得上撒謊嗎？

王毅深怕 YHVH 早已運用龐大計算得知隸屬真實的渺小漏洞。

03

耿士鈞畢業數年，從事保全不算久，前後也服務過社區、公司，廣義而言

算是經驗豐富。儘管他經驗豐富，卻也不曾在其他地方遭遇記者與轉播車包圍工作場域的窘境。

遑論短短一周內，記者便嗅到血腥味大陣仗包圍公司高達兩回。

耿士鈞悄悄拉緊夾克遮掩保全制服，深怕記者發現他與公司關係密不可分衝上前以精湛話術想從他嘴中翹出小道消息。

寄居手機的 YHVV 從離開公司後就陷入深沉睡眠，對方未曾多作解釋，只以一句「他必須進入休眠爭取更多時間計算可變因子」打發驚惶無助的耿士鈞。

手機維持原本的緘默躺在口袋，耿士鈞下意識緊緊壓按避免 YHVV 突然甦醒。他眯眼遠望，試圖從人群中找尋最能隱匿身形的行動路線。隨著仔細觀察，他赫然察覺包圍公司的不僅僅是記者，還有一群穿著白衣、高舉白布條的一般民眾。

是陳炳臣的家屬嗎？耿士鈞幾乎在選項出現同時打破可能。他不確定陳炳臣家中有多少兄弟姊妹、排行第幾，是三代同堂還是家無二老，然而不論他擁有什麼樣的親眷關係，耿士鈞都不認為家屬會選擇第一時間抵達公司示威抗議而非在殯儀館見陳炳臣最後一面。

耿士鈞維持一定距離緩慢移動身軀，試圖在接近公司出入口同時瞧清楚示威群眾身分；那群高舉白布條的男男女女年齡層分布廣泛，有貌似高中學生的女孩，也有抱著雙胞胎的中年婦人，更有以柺杖支撐衰老身軀的佝僂老人，除

了白布條，群眾後方更堆疊裝滿雞蛋的大型塑膠籃。他二度靠近，布條設計乏味，上頭簡單寫著「強烈反對虛假人類」。

抗議民眾的白衣隨著距離靠近，耿士鈞慢慢發現那也不是單純白色 t-shirt，那些乍看只有顏色相同的上衣竟都印製相同圖案，一種耿士鈞覺得自己見過，卻想不起來在哪見過，乏味又不具辨識度的圖案。

口袋手機出現震動，耿士鈞心跳加速，隨機忖思不震動的手機跟廢鐵有什麼兩樣，在遇見 YHVH 以前，手機震動不是他最夢寐以求的嗎？如今不然。他鼓足勇氣掏出手機滑動螢幕，可惜震動來源並非有人想起可有可無的他，而是 YHVH 背離沉睡給予指示。

「人類本位協進會」七個大字置於畫面中央。

人類本位協進會！耿士鈞想起這個怪異組織，那是葉白燁所處的社團法人機構，以反對人工智慧仿效人類為核心宗旨的詭異社團！人類本位協進會立場鮮明，與公司對著來確實在情理之中，然而耿士鈞不明白為什麼是在「這個時刻」。

手機第二次震動，七個大字消失，新視窗跳出，YHVH 主動打開搜尋引擎並將畫面導引至臉書介面。耿士鈞看著 YHVH 在搜尋欄鍵入關鍵字，而後引領他看見一連串名稱相似的社團列，YHVH 選擇其中一則不公開社團；科技力量解鎖隱私控管，YHVH 輕易讓耿士鈞看見篩選社員嚴密的私人領域。

耿士鈞看見社團最新貼文竟如實刊載 Y024 專案相關設計圖與未來理念，

對於「仿真伴侶」部分更以粗體字標註。貼文下方表情符號清一色紅臉發怒，留言數更高達百則。耿士鈞的閱覽全仰賴 YHVH 操控，他似乎不打算讓耿士鈞了解社團成員的心得，只一味滑動畫面。置頂貼文過去，下一則貼文則是活動通知。人類本位協進會社團管理員發布活動，內容是集結社團成員力量包圍公司抗議。

儘管是私人活動，表達「會參加」的卻有近百人，有興趣者更高達近五百多名，活動參與算相當踴躍，而他們的積極也在活動日的現在如實呈現。

耿士鈞恍然大悟，人類本位協進會的示威承天時地利與陳炳臣意外身亡糾纏，恰巧博得最佳曝光。

「是.....是你做的嗎？是你將專案內容外洩給他們的嗎？」耿士鈞低聲喃喃。

手機第三次震動，YHVH 學習能力極強，已知現場狀況不適合輕易開口而改以文字交流。

「不。不是我，煽動人、促使他們失去控制以達到應有目的，並非我的任務。」

「不是你的任務？不是你又會是誰的？Y024 專案應該還是機密，專案完成前除了所屬員工外外人不可能知道，資料怎麼可能輕易外洩？」

「耿先生，您不也知道？」

簡單一行字讓耿士鈞感到如浸泡冷水的酷寒，渾身毛孔放大再放大，冰冷

液體與體溫同化，明明天氣舒適宜人，他卻寒得四肢僵硬。是呀！他這樣的一個局外人不也對 Y024 專案如數家珍嗎？不是公司保密方式鬆散，漏洞百出，更非當事者口非不僅到處洩漏機密，而是一切源於巧合，過多巧合串聯造就耿士鈞這樣一位局外人對於與自己毫無關係的專案瞭若指掌。

如果沒有因為好奇備分鑰匙，他不曾看到 Y024 專案。如果不是因為王毅疏忽，他不曾撿到筆電。如果不是因為受結衣影響，耿士鈞相信自己應該沒有那麼多精力非要弄清楚 YHVH_024 是什麼才被捲入一連串意外！

然而，真的只是過多巧合接踵發生才導致今天的局面嗎？耿士鈞有股直覺，一定有更深層、他尚未探究到的謎團如暗影潛伏四周。耿士鈞相信巧合，但他從不相信過多巧合，過多巧合只可能是人為操控導致！除了 YHVH 以外，耿士鈞想不到其他人選，偏偏 YHVH 否定可能的態度如此決絕，他實在想不出其他人選。

包圍公司的記者群兵分二路，一路繼續以現場直播對公司施壓，耿士鈞幾乎能猜到電視台方針——過勞超時、管理鬆散、游振之死敲響喪鐘致使公司接二連三經歷憾事……。另一路記者則欣喜人類本位協進會的出現，多了意外新聞，甚至更能利用他們對人工智慧的厭惡編湊對於公司人力管理缺失的精湛報導。

耿士鈞催促自己盡快進入公司，儘管他壓根不想回到公司。將一切脫口而出換得心靈安寧的想法如活泉源源而出，耿士鈞胸腹浸潤於沁涼泉水，他飢渴難耐只想讓活水徹底濕潤喉嚨。凡事過猶不及都是蘊釀悲劇的芽苗，飢渴受到

緩解，泉水卻依舊不停歇注入體內。肺泡充滿水分，芽苗突破胸膛開出罪惡之花。

他好想說呀！他好想告訴大家一切與自己無關，不論陳炳臣之死或者將私自下載 YHVH，又或者結衣出軌，一切都與他無關！耿士鈞想擺脫一切換得過往平庸但處之泰然的安穩人生。

只是，他知道沒有人會相信他，他知道 YHVH 為他安上的枷鎖著實有用，間接造成陳炳臣死亡的他，已與 YHVH 成為同謀。

04

也許是科技產業通病，公司氛圍總是相當冷清，尤其在鬧出人命後，各單位自掃門前雪心態更加清晰。

耿士鈞與同事接班，盡可能保持平常心態堅守崗位。上級已下達明確指示要他們杜絕非相關人士入內。於一樓大廳機動調度的耿士鈞肩頭扛的壓力遠輕於門口崗哨亭同事，他暗地慶幸自己省去一筆無妄之災。

「大炳.....真的.....為什麼會這樣。」交接同事止不住惋惜。

「到底.....怎麼了？」耿士鈞試圖以全然無知角度發問，他驚覺自己正下意識想盡辦法為自己製造不在場證明。

「確切狀況我們不是很清楚。早上阿玖要拖大炳一起去吃早餐卻找不到他，都快交班卻連個影子都沒有，哪有人快下班才不見的？快下班才是全勤時

段好嗎！總之，阿玖找不到他，也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對居然先打給我，大概想說我職下一輪說不定跟大炳打過 PASS。」

「然後呢？」

「我當然沒有，你也知道我們這群人就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認識，怎麼可能私下聯絡？阿玖找不到人、連手機都打不通，又怕上報會為大家惹麻煩。我想說反正我都要送我家妹妹上學，就順道先來公司幫他找人。我邊開車邊遠端遙控，快到公司時，我們兩個才想到可以調監視器。」

監視器！耿士鈞冷汗直流，如果 YHVH 沒有妥善消除監視畫面，他與陳炳臣的夜間追逐無疑是合理化他身為凶手的最佳鐵證。

冷靜。耿士鈞安撫自己。從發洩陳炳臣屍體、通報警方直至現在，沒有任何人前來緝拿他歸案，可想而知 YHVH 確實將他潛入公司的所有足跡完美銷毀。人工智慧不容許出錯，錯誤無法相容於他們的完美，YHVH 費盡千辛萬苦將兩人利益纏結，不可能輕易放棄他。

不會放棄他，也不會放過他。

「真的.....唉.....我不想再說了，剛剛陪同警察調畫面，能不回想我絕對不想回想。警察真的很煩人，你僥倖逃過一劫。唉！阿玖為什麼不打給你，幹嘛找我麻煩！」

心情過於沉重致使同事不想再多作表示，輕拍耿士鈞肩膀後離開。

耿士鈞原以為同事離去後，他的任務只剩故作無關、保持鎮定照常值班。

然而，從 YHVH 介入人生後，他成為撒落在地的甜點，螞蟻嗅到甜膩滋味，引領同伴探詢天堂樂園。意外恍如晃動觸角的螞蟻，非得爬滿周身舔舐方能罷休。

「最近公司真不知道倒什麼楣，扛壩子先掛，連微不足道看門的也掛了。抱歉！保全先生，我說你們是看門的沒有惡意，我只是實話實說，就像一般人都叫我美工不叫我設計師，我也不覺得他們有惡意，純粹只是看到其中一個面向而已。」

葉白燁不曉得從哪探出頭，無縫接軌接續同事腳步朝耿士鈞攀談。葉白燁穿著深色襯衫，襯衫並未紮入褲內，將嚴謹穿出一派輕鬆氛圍。耿士鈞對時尚沒有研究，他對時尚的最大認知全出於結衣的衣櫃，而結衣向來不重視名牌，只在乎長短。短裙、短版上衣，短到衣不蔽體就是她的時尚美學。

耿士鈞會格外注意葉白燁今日穿著其來有自，他訝異對方竟然沒穿著白色，沒將那套表達全體一心的枯燥白衣套在身上。

葉白燁盯著一語不發的耿士鈞，噗哧笑出聲。

「你該不會在想我為什麼沒跟外面社團兄弟姊妹穿一樣衣服吧？」

「外、外面.....外面那群人不是跟你同社團嗎？」

「是呀！我們同社團，人只是同社團不代表我必須同意社員每項決策。」

「不同意他們，你加入做什麼？」

「怪了，加入他們就一定要不管任何雞皮蒜毛大小事全部無條件同意嗎？」

你這不是入社是信教吧？還是說耿先生很隨和，不喜歡提出反對意見所以到哪裡都能很快融入團體？」

葉白燁笑容輕浮，奇妙的是這種輕浮感竟不讓人反感，耿士鈞肯定對方絕對是情場得意類型。葉白燁所言讓耿士鈞想了很多，他當然不可能同意大小事，但他向來不會將反對堂而皇之說出。耿士鈞不曾被人說過不合群，儘管他的合群只是建立在過度沉默之上。

「我覺得社會是否進步取決於人民能否適時表達自己意見。請注意，我用的是『適時』。」葉白燁瞥了眼外頭的抗議群眾，「嘖嘖，這可不是適時，連雞蛋都拿出來了，都二十一世紀了，還在用這種土法煉鋼抗議方式，說出去不怕被人笑。這裡可是內科耶！臺灣科技重鎮！是我就會拿電子看板抗議，還可以找廠商贊助。」

「為什麼會.....剛好挑這一天抗議？」

「唔，理由嘛，很多。投票表決這天人最多、農民曆說今天日子好、禮拜四全天班不用擔心小孩放學需要有人接送.....理由這種東西要多少有多少，只是剛好撞到公司出命案，那就真的是意外中的意外。不過，耿先生你才剛來，你知道早上出什麼事嗎？」

「.....有同事過世，但我不清楚細節。」耿士鈞話講得保守。

「嘿！如果想知道細節，你找對人了！為了不跟那些社團朋友碰面尷尬，我特別避開集合時間早到公司。我到班時崗哨亭沒保全，我想慘了居然沒保

全，今天來抗議的社員不就剛好長驅直入！沒想到進到公司才發現所有保全都待在大廳！他們說有同事不見了，我閒著沒事就跟他們一起調閱監視器，看著看著就看到那個失蹤的胖保全突然出現在電梯哩，然後就.....就摔下去了。真不知道他想什麼，電梯故障打電話求救不是基本常識嗎？他那個身材.....真扳開電梯門也爬不出去呀。」葉白燁惋惜道。

「也可能.....炳臣覺得.....樓層不高，可以直接爬出去。」

「咦？你知道電梯內顯示樓層錯誤呀？監視畫面顯示那個保全當時在二樓，實際上好像不在二樓。」

耿士鈞語塞：「我、我不知道炳臣在幾樓，只是猜.....他既然敢爬，樓層應該不高，又或者他以前有遇過同樣狀況，所、所以才.....」

「才怎樣？因為以前爬過電梯脫困所以覺得這回也能爬？保全先生，你錯了。經驗是這世上最不能隨便依賴的玩意，人如果凡事都能仰賴經驗，那麼諸如湊巧、剛好、巧合、隨機等詞彙就不會誕生了。」

面對葉白燁突如其來的感想，耿士鈞不予認同。經驗怎麼可能是世界上最不能隨意依賴的玩意？他嗤之以鼻。經驗絕對無比珍貴重要，像他這種不論外表、學經歷、財富都不及旁人的平庸之輩，除了經驗以外，耿士鈞想不到自己還能擁有什麼優勢。

「啊！王總工！現在能叫你總工了吧？」

葉白燁撇下耿士鈞，直爽朝外揮手打招呼。耿士鈞職業病大犯隨即旋身查

看來者，卻當場僵住。來者是王毅，耿士鈞最不想見到的人。

「總工程師是游振。Yen，別亂叫。」

「是是是！但誰不知道您就是下一任總工程師，公司大好光景都靠您了。」葉白燁嘻嘻笑笑。

耿士鈞頭一回得以近距離審視王毅。對方聲音依舊如記憶中年輕，外貌卻與聲音毫不相配。王毅的正面讓人感覺溫吞，換個角度又有股尖酸感，不受無塵衣包覆的他，身形格外消瘦，背脊微駝，眼鏡鏡片厚重，整體外觀沒有特別威脅感，但氣質卻帶了一股堅韌、不容人拒絕的強烈意念，耿士鈞相信沒有人會想無端與這種人唱反調。

「話說，王總工，你筆電找到了沒有？如果沒找到，要不要揪我們保全先生一塊去買？說不定人多有團購價？誰叫我們員工買自家公司產品最多只打八折，有打跟沒打一樣。」

耿士鈞發現王毅眼神突然變得警戒，他感受無形壓力，喉嚨乾澀，血液爭先恐後填塞下肢。雙腿變得厚重、失去知覺，也好在血液充滿熱度帶來重量，令耿士鈞不至於顫動身軀顯得心裡有愧。

葉白燁見王毅與耿士鈞雙雙未有回應，自顧自接續。

「我前陣子看保全先生帶了電腦到公司，好奇問了一下，他說他電腦壞了要送修。啊！我應該先問你送修狀況如何再幫你們湊團購。」

「沒、沒事了！我修好了！」耿士鈞急忙制止葉白燁繼續將他與王毅牽扯

一塊。

「.....耿先生。」王毅雙眼直盯耿士鈞胸前名牌，「耿先生的電腦是哪裡壞了？其實我們這邊很多工程師都會修電腦，修電腦不過順手。」

「只是常黑屏，現在修好了，跑得還算順。」

「是嗎？」

或許只是隨口回問，然而耿士鈞直覺王毅並不相信自己的話，他甚至多疑覺得對方打量自己的眼神有些古怪。

「今天週四，如果我的筆電能在周六前找回來，或許我就不用再買，也不用採取其他手段。」

王毅語焉不詳，與其他來往員工稍微打了招呼便轉頭離去。

冷汗溼濕背部，制服黏膩沾黏肌膚，耿士鈞略張開臂膀以免布料卡進腋下。望著王毅離去的身影，耿士鈞感到惶恐，明明是遠離自己，他卻不由自主感覺對方其實是朝自己走進，越走越近，只要伸出手就能剝卸謊言，看透他。